

生活故事

人脸识别

■陈茂生文

在菜市场挑完菜,拿出手机问老板:“刷哪个码?”因为摊位边上的码越来越多,万一拿了李老板的菜刷了王老板的码,那就麻烦了。

“刷码”还要证明花的是自己的钱,就要一个个掏密码,要么对着手机眨眨眼,抬抬头“刷脸”。之所以要挤眉弄眼一番,是怕遭胁迫或万一“过了气”还被架着的情况。

有次菜场网络不太好,刷脸认证费了点时间,边上有个爷叔颇为不屑:“像真的一样。听了后心想:‘不像真的怎么行?’”

“刷脸”是俗称,学名是“人脸识别”。小区大门也准备用这个技术,只要摄像头和后面那铁箱子里一堆东西“认识”你,就有一声甜甜的“欢迎光临”,大门悄然开启。对此拥护与反对的各占一半。经常提大包小包抱小孩进进出出,苦于腾不出手的,“便利”就成为最认同的理由;反对的担心也不无道理,“十年前买房,至今贷款、看房的电话没断过;现在鼻头高多少、眼睛一只双眼皮一只单眼皮,别人清清楚楚了,不晓得会出啥么蛾子了。”隐私保护成为首要反对条件。

“人头不识,苦头吃煞”是经典的上海闲话,这“识”的意思不止于“认不认识”还包括“知不知道”,尤指秉性人品关系交情那些事。“人脸识别”还只是解决“是不是”的问题。巧的是,上海话中“识”与“刷”发音接近,说含糊点一个音就带过了。老上海滑稽剧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里有句经典台词:“我一看就看出来了,你不是一个好‘银’!”那拖长了的“看”是百试不爽的绝对“笑点”。再想想,影视剧中天庭饱满浓眉大眼的男性,俊俏可人丹凤眼双眼皮的女性都是“好人”;疤痕眼痢痢头獠头鼠目的是“坏人”。天庭饱满、器宇轩昂、尖嘴猴腮、龇牙咧嘴等都能归入“人脸识别”范畴之中。

老早,街边会有个老汉蹲在“看相”的牌子边,没人时拿本泛黄的竖排书做认真研读状。去“看相”的多半心事重重,“昨晚做梦,梦到……”欲知“吉兆”还是“凶兆”?老汉端详一番说“附耳过来”,神秘神秘看似“保护客户隐私”,实则深藏猫腻,然后一拍两散,拿钱走人。

当年住石库门,双职工在阳台晾满衣裳床单,上班时天气飘起“毛毛雨”,自有亭子间嫂嫂收起来叠整齐,从水斗下牛奶瓶里拿好钥匙,熟门熟路放到门背后的矮凳上。那时,此类事太平常。人在江湖都有“隐私”,关键就是“谁知道了?”

社区养老进入了高科技时代。只要独居老人回家,家里就能安装几样小东西。除量体温血压外,坐马桶超过15分钟,每天水表用水量低于一定值,睡觉两小时没翻身……都会报警,解析这些隐私数据能建立健康与安全的保障。因为知道后台是个可以信赖的机构和个人,因此少有忧虑。而人脸识别之所以令人嘀咕,就是不知道谁在操作摄像头后面那套系统,屏幕后谁在仔细测量这张独一无二的脸,是否让一个不认识、没听说过的机构和个人掌握自身也不知晓的隐私数据。

以往到菜市场买菜,担心遇到假钞、担忧老板点完钞票就抓根油条递过来。如今技术先进了也担忧,最怕一不留神“不能证明‘我是谁’?”像《岳阳楼记》里的范仲淹“是进亦忧,退亦忧”。但新技术用于社会,没有忧虑反倒奇怪,总要先用起来,不用,永远忧虑,再慢慢摸索解决困题,至于“然则何时而乐耶?”相信今后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
世相百态

出门了

■赵文心文

布布的一张近照博得大家的喜欢:头戴工装帽,身着迷彩厚外套,坐在手推车里,系着安全带,脚已经要跨出来,眼睛眯成弯弯的月亮,小嘴里新萌出的几颗小牙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
笑得这么开心为哪般?布布要跟外婆出门玩。

走出楼门先呼吸几口新鲜空气,看看高高的天和一棵无花果树两棵樱花树。如恰好遇到一阵风来,布布会用手遮挡一下,再看看小手,怎么空空如也。

我在路边摘一茎野草或者一串火棘树的红果子递给布布。要是能在草地上找到一颗玲珑的野草莓,我和布布就更开心了。

布布要紧去大马路边看汽车。和在高楼上远观不同,等红灯的车列就排在布布眼前,绿灯一放行,大小

车辆络绎不绝疾驶过,布布的大脑袋来回扑棱都看不过来。公共汽车站滚动的广告视频,到站乘客的上上下下,布布看得津津有味。马路上一时片刻没有车辆穿行,那么,脚步匆匆的行人、高高的路灯、隔离带摆放的绿植红花、环卫工阿姨哗哗扫地的扫帚,还有满树金黄的行道树也很好看。

然后我们走斑马线去马路对过围墙边看流浪猫。

有时正赶上猫咪投喂,大袋猫粮撒在地上,可以见到七八只品种各异的猫咪埋头吃饭,还有胆小势弱的在一旁焦急等待残羹剩饭,场面壮观。

给兴奋的布布选好一个合适观察的位置。

一位老阿姨爱意浓浓地看着一只四足踏雪的黑猫,说是从小奶猫养起,长大后从她家阳台窗跑出来的,偶然发现在此地出没,便常常来看看它,“不肯回去了,外面自由啊。”

一位高个青年从背包里摸出小包冻干肉干,一粒一粒递给猫咪,“是猫零食,它们爱吃。”一只长毛蓝眼睛大尾巴猫矜持地不上来抢,我奇怪这么好的猫咪也没有了家,“养了又遣

弃,不应该。”他怜惜地护着它吃了几粒肉干。布布学他的样子,把手里捏得紧紧的野草野花放在地上请猫咪吃,可惜没有猫咪赏光。

遇到阴天大风天,布布还希望出门,我们就去附近的商场转转,也很好玩。

开放式的货架高高低低,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。布布听话,从不乱碰乱摸,只是瞪大眼睛到处看。自动扶梯上上下下。车模布偶有数不清的品种。咖啡角落散发出淡淡的苦味。在绘本里认识的蔬菜水果,眼前的更鲜艳水灵。图书天地里摆满书籍的书架书桌是在家里看惯了的场景。面包房的甜香吸引了布布,我买了切片和泡芙让布布抱着。转眼一看,布布放下面包,腾出双手,和着隐隐约约的背景音乐拍打节奏,凝神静听的样子仿佛身在音乐课堂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——布布出门在外时表露出自我的情感?13个月大,看见一个小男孩扑倒在地,我好好抱在怀里的布布先哭了起来,是担心小哥哥摔痛了?14个月大,花台坡道上,一个男孩舞着木剑,挡在我们面前不让走,布布“啊啊”嚷着,

一点不害怕。还是14个月大,布布推着自己的手推车在小区广场练习走路,正走得起劲,在一边晒太阳的老太太表扬这个办法好,布布立刻站住,垂着眼一动不动,我催他几次都不肯再走。老太太笑说宝宝害羞了。我看着倔强的布布,明白小家伙有自己的主意了。

连日阴雨缠绵,直到周末的黄昏才放晴。憋了好几天不能出门的布布套上学步带,双手高举,小布熊一般在小区干道上学走路,恰与小小区健身的络络人群相遇。相熟的人打个招呼,夸奖布布,就快步走到前面去了。布布全然不理睬大人们哗哗的脚步声,也不管踩到了石子落叶还是积水,埋着头趑趄趑趑往前冲。我握着学步带的提手,调整步伐,小小的人儿简直就是拽着我向前。

我好像已经看到布布欢笑着大步奔跑的样子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拷浜捉鱼

■曹振华文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,我们几个在农场的知青,早出工将地里活干完,在宿舍里歇息闲聊。

那天天气阴冷,太阳时隐时现。同班的小李和小陈突发奇想:“我们去‘拷浜’吧。”所谓“拷浜”,就是在水沟里或浅河边围筑起一堆小土坝,用脸盆、铁锹等把水舀干,将水底的鱼儿捞起来。

说干就干,我们拿出脸盆、铁锹、网兜等物件直奔水沟边。我用铁锹使劲挖泥围筑土坝,小李用脸盆不断将水舀到坝外,小陈嘴上说做小李替补,却只坐壁上观。

舀着舀着,小李头上脸上出汗了,便将头戴的海葵绒帽甩在一旁。小陈在旁犹如啦啦队一员直喊“加油,加油!”那气势比舀水的还卖力。

沟里的水逐渐减少,水里的鱼时隐时现,小陈见形势渐趋明朗,便也起劲进入了舀水角色,使劲舀起水来。

忽然我们想起,我们只带了一个脸盆和一把铁锹在舀水,没注意到小陈用什么舀水?“哎呀!我的帽子!”小李惊叫起来。

大事不妙,原来小陈正用那顶海葵绒帽子卖力地舀水呢。那刚买了没几天的新帽子早已面目全非,一时忙于舀水、无暇他顾的小李哭笑不得。

忽见水中冒出几个小水泡,小陈伸手进去,抓到几条小毛鱼。

此时对面公社广播喇叭响了起来,“同志们,困难吓不倒英雄汉,坚持斗争,胜利在明天!”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里郭建光在芦苇荡里的念白,铿锵有力,随风送进了我们的耳朵里,我们在有节奏的锣鼓点中拼命地舀着水,作“再坚持一下的努力”,期待着最后胜利的到来。

此时天气忽然放晴,太阳露脸,水沟里的水已将见底,“扑哧,扑哧。”几声响起,我们赶紧抄起网兜,只见七八条鱼在阳光下扑腾着,抖动着。我们三人见如此战战兢兢成果喜笑颜开。

已近中午时分,方觉饥肠辘辘,我们赶紧打道回府,杀鱼,熬汤,解馋。

人生智慧

题目太难 面子太重

■王欣文

一日,女儿做作业某题不会,问我该怎么做。我随手拿来一看,自己也一头雾水,百思不得其解。看着女儿失望的眼神,我便借口敷衍道:“这题目太难太刁钻了,爸爸需要想一想,等忙好手头活跟你说。”后来,我当然没有想出这道题的答案,幸好女儿也没再来问我。

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,也经常遇到老师出难题偏题。但即使再多的人抱怨题目太难,也有同学能轻易闯关,让其他人望其项背。

当我拿着“开红灯”的考卷回到家里汇报时,父母总会问班里某某学霸考几分,然后就是一顿训斥,说其他同学为什么难题能做出来,你就不行。再严重的,父母就要拿竹尺了。

我们80后的父母基本上是50后。他们那辈因为时代原因,基本没有机会受到完整的教育,所以在

学习上对孩子帮助有限。在我小学一二年级学习汉语拼音时,他们已经听得云里雾里。随着孩子所读年级越来越高,他们在学习辅导上更是爱莫能助。所以在当时,我们的父母也绝不会认为孩子考试成绩不好,是因为题目出得太难。他们要么怪孩子学习不用功,要么觉得自己没有给一个“会读书”的基因。

如今我们做了家长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我们这一辈起码都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,上过大学念过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数。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,我们对孩子的学习都抓得很紧,辅导孩子做功课几乎成了每天晚上的必修课。

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。书读多了难免讲究面子,会为自身无法解决问题找托词,把自己不会的尴尬遮盖得严严实实。于是,每当被孩子的一两道难题问住,或者孩子考试成绩不佳,就立刻心生不平。

说到底身为父母的我们,高估

了自己的认知能力。其实,家长辅导孩子学习,碰上无法解答的题目很正常,有些懊恼也可以理解,毕竟关乎孩子心目中父母无所不能的伟岸形象。如今时代飞速发展,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换代。每代人都有相应所处时代必须学习的知识和技能,即使受过高等教育,我们也不可能应知应会下一代所有知识和技能。下一代的进步必然伴随上一代的落后,正所谓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。

同时,我们也不要低估孩子们的学习能力。成长过程中,父母能代劳解决的难题其实很少,且随着孩子的成长,会越来越来。孩子成长的路上,自有万能家长也预见不了的挫折和困难,只能是由孩子自己摸爬滚打地去探索和克服,那才是符合成长的规律。当我们看着孩子们无师自通地把玩手机和电脑,刷着微信和抖音,精通网上支付,不得不感叹,很多我们解不了的难题,对孩子来说,可能易如反掌。就拿本文开头女儿问我的那道题,她后来通过自己思考就知道怎么做了,当然也不再需要我帮忙。

所以,碰到一两道难题,对孩子而言,何尝不是件好事?



天真何必御铅华 ■陈祖金